

# 真珠船



漢書門			
二	八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八	漢
〇	一	九	書
一	冊	九	類
四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99
冊數	12	( 9 )
函號	303	145

十六



真珠船卷之十六

上 孟中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曾西考

公孫在考  
陶潛集八

曾申 卽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

儒載公孫  
氏傳易道

傳以授曾申、曰新撰入世而亦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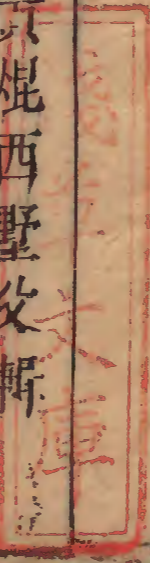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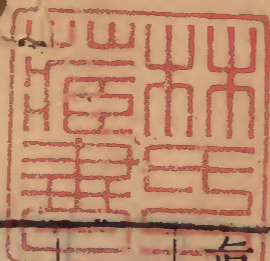
為曾子精  
微之祖

黔婁先生卒、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

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

衣不蓋形、歿則手足不斂、苟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歿

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



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  
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  
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  
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  
亦宜乎。曾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賢聖之君考

史記成湯之後。五傳至太甲。爲太宗。又五傳至太戊。稱  
中宗。又三傳至祖乙。又六傳至盤庚。又二傳至武丁。  
稱爲高宗。皆復興之主也。太甲處仁。遷義。太戊脩  
德而祥。桑歿。商道復興。祖乙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  
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于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武丁得良弼。戒雉雠。伐鬼方。商道中興。  
按商澤在民。至周有天下。而民思賢聖之心不衰。  
考之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仇民。蓋皆商之  
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云頑民。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則賢聖之澤。非一日可知矣。

武丁考

史記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武丁脩德行政、天下咸

歡、蠻夷重譯而朝者萬國、時鬼方無道、興師征伐、三

年克之、殷道復興、用傳說為相、有說命三篇、見後

高宗彤日、彤者明日、又祭之名越有雉雉、野鳥鳴于廟、災異也祖已訓于

王、內反諸已、以思王道曰、王司敬民、不在罔非天祿、

祖宗七廟無非天嗣無豐于昵、豈可獨厚于禘廟而數祭夷文二廟生

膠鬲考

微子箕子比干見論語

微子卒嫡子早立

其弟衍為微仲檀弓

云微子舍其孫膺而

立衍是也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于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地名而與

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

埋之于四內、皆以一歸、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

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

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

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

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

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  
 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  
 之歟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  
 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亾、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  
 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  
 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  
 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亾  
 也、以此告王矣、

輯非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

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海、西有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萬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軍之長、五家之兵、戎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枯渴、山絕、澗、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

真珠舟 卷之十六 三

膠鬲之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  
 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且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  
 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  
 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以  
 也以此告王矣

因與之是期高覆而費中無遺也

齊地考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萬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  
 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  
 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  
 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淄之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  
 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

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太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置郵考 山在軍之其正家之

說 郵從邑垂垂邊也。郵之言過使所過也。又郵駟也。駟與驛別。驛置騎也。從馬聲。駟傳車也。漢謂之乘傳。又謂之遞。

四十強仕考

禮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仕者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艾髮蒼白如艾色也。服官政者。為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令人。故曰指使。傳謂授家事于子也。耄昏忘也。壽以百年為期。故曰期。飲食啓處。無不待于養。故曰頤。



孟賁考

尸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  
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  
服猛獸也

孟賁者魯之小人也其父名曰艾其母名曰艾其父名曰艾其母名曰艾

左傳吳申叔儀作歌以佩玉榮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  
盛兮予與禍之父也

麒麟考

鳳凰見論語考

孔子未生

大戴

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

玉書于闕

爾雅

麟麇身牛尾一角

春秋保

歲星散為麟

日水精之

子

麟者玄枵之精

而素王徵

義疏

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

在賢明知

仁則出

為神異乃

章句

凡麟生于火遊于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

以繡被繫

粹精也視民禮脩則麒麟臻

麟角信宿

春秋孔

麟木精也闕則日無光

而麟去

演圖

卷之十一



春秋感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破

精符

卵則出于郊

尚書

黃帝時麒麟在囿

漢武

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帝紀

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審

而后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

穿不罹網羅文章彬彬

徵祥

牡曰麒麟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

日扶幼秋鳴曰養綏

七十子考

復聖顏回字子淵魯人後封充國公宗聖魯參字

子輿南武城人後封邾國公閔損字子騫魯人後

封費公冉耕字伯牛魯人後封鄆公冉雍字仲

弓魯人後封薛公宰子字子我魯人後封齊公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後封黎公冉求字子有魯人

後封徐公仲由字子路卞人後封衛公言偃字

子游吳人後封吳公卜商字子夏衛人後封魏公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後封陳公澹臺滅明字子

羽武城人後封金鄉侯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後封

單父侯原憲字子思宋人後封任城侯公冶長

字子長齊人後封高密侯南宮适字子容魯人後

封汝陽侯高柴字子高衛人後封共城侯漆雕

開字子開魯人後封平輿侯樊須字子遲齊人後

封益都侯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後封睢陽侯公

西赤字子華魯人後封鉅野侯有若字子有魯人

後封平陰侯琴張字子開衛人後封陽平侯申

根字子續魯人後封文登侯陳亢字子禽陳人後  
 封南頓侯巫馬施字子期魯人後封東阿侯梁  
 鯁字叔魚齊人公皙哀字季次齊人商瞿字子  
 木魯人冉孺字子魯魯人顏幸字子柳魯人  
 伯處字子析魯人曹卹字子循蔡人冉季字子  
 產魯人公孫龍字子石衛人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  
 人秦商字子丕魯人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  
 顏高字子驕魯人壤駟赤字子徒秦人商澤字  
 子季魯人任不齊字子選楚人石作觸字子明  
 秦人公良孺字子正陳人公夏首字子乘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後處字子里齊人鄒單  
 字子家魯人奚容蒧字子皙魯人罕父黑字子  
 索魯人顏祖字子襄魯人榮旂字子祺魯人  
 秦祖字子南秦人左人鄆字行魯人句井疆字  
 子孟衛人鄭國字子徒魯人公祖句茲字子之  
 魯人原亢字子籍魯人縣成字子祺魯人廉  
 潔字甫衛人燕伋字思秦人叔仲瞻字子期魯  
 人顏之僕字子叔魯人邾奕字子飲魯人樂

琴字子聲魯人公西赤字子尚魯人  
 替之衛人孔忠字子茂魯人  
 人步叔乘字子車齊人施之常字子常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顏贇字子聲魯人顏繇字季  
 路復聖公之父魯點  
 字子皙宗聖公之父

司馬貞曰孔子家語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  
 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  
 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  
 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又曰史記所  
 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縣亶三人而別有公  
 伯寮秦冉鄒單三人當其數蘇子云孔子弟子



明者以其能作此豐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四方之人

之垣而安民故耳王后維翰、則永寧以遂觀成以豐水

而文王為王后維翰、慰文王其克君哉豐水

東注維禹之績文王遷豐如此而武王遷鎬何如彼

之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故四方之人皆循豐水而

皇王烝哉是居豐而得人心鎬京辟靡夫人歸既

而遷鎬也其容已乎故建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以立極自作辟靡以講學行禮皇王烝哉、

無思不服但見聲教西訖皆自鎬之東西皇王烝哉

是遷鎬而以德服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然鎬豐之

八武王其克君哉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維龜決

焉已也當相王之初維龜正之、武王成之、之既得

之武王烝哉、遷都不苟皆為安民豐

水有汜武王豈不往然鎬京之作豈特為一時計哉

為君豈無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其建都立學始厥

所事哉武王烝哉、未嘗不壯其功而有

安能敬之子孫指武王烝哉、業云

吳偉鎬京既建、而首善之地尊、則四方來同、自致其

忠君親上之戴、辟雍既立、而重學之意著、則遠人慕

義、各勤其悔罪奉教之心、蓋惟王稽古、齒胄于大學、

造士于司馬、凡民咸知天子以文治之意、惟皇立極、

明養老之義、講飲射之禮、凡民咸識天子以孝治之

旨此非獨成大一統之義也。而德之足以建威而銷萌，亦可見矣。此暢發建學之義，正合以德服人之旨，故錄之。

忠吾縣士之漢報，乘增立而重學之意，蓋以數人慕

業云 論京瑯數而首善之，此尊限四衣，來同自廷其

吳朝 王千能為王也。始王丞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表前婚之千能計 始王丞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表前婚之千能計 始王丞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表前婚之千能計 始王丞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王伯論

蘇子曰：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太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亶亶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

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于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旣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嘗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于朝廷之中。不啻朋友之親。雖其有所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

天下旣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匹夫匹婦。私有異論于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事。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爾罔暨余同心。我先後將降爾罪。暨乃祖先文。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

孫益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論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于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伯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所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伯之所為不同也哉。

單出一事  
不詳論三  
四層跌入  
極有法度

王迨天之未陰雨

幽王周公作之以貽成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周公以三叔流言之故避位居東二年乃

得管蔡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托焉為言曰予之有室是予所以藏身而遠下民之侮防風雨之加者不可毀也鴟鴞鴟鴞爾既肆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 恩斯勤斯鷺子之憫斯 以我情愛之深篤厚之勤鷺 迨

天之未殷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以予作巢之始言之蓋以不勤

勞者不永逸予乃手口并作即拮据而無恤荼可藉巢者也予所捋荼以為今日之需予所蓄聚以為將來之 予口卒瘁 經營之久予之手口 曰予未有室家

不得不如  
是勤勞也

子羽譙譙，子尾條條，子室翹翹。

今予之羽則困

于合作之勤已譙譙而殺矣予之尾病于往來之苦已條條而敬矣如是以成其室而予室猶翹翹而未

定風雨所漂搖。

斯時也所深懼者惟風與雨耳奈何風雨又從而漂搖之

子維音

曉曉

予之哀鳴以自訴者又不得不曉曉矣

蠡言曰：鳴鵙者，公罷相時居東魯之詩也。破斧東

山者，公復相後東征之詩也。朱子混而一之，謂罪

人既得王，又未知公之心，乃作此貽王，噫，流言方

殷，安得復擁重兵外討乎？子貢傳謂公孫于魯憂

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鳴鵙與書言合。

市考

音市市賈周禮人塵人賈冬官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

市官之令

師肆長泉舟比六官先王于市政周悉乃爾

分地而經市，以陳肆

藏貨之邸

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

靡者無用

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商賈通則泉布行

以量

度成賈

齊以定價

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

知能

物之偽者

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濫而去盜，以泉府同貨

市中設候樓曰思次官與

而歛賒

不售者官為歛之無貨者官為貸之皆以利民也

凡治市之

貨賄六畜珍異

凡者使有利者使阜

不賤用物

害者使亾

靡者使微

不貴異物

凡人掌成

平其價

市之貨賄，凡賣債者





關考

周禮冬官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

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

關之征。猶幾也。凡四方之賓客。敬也。至關。則為之告。有

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也。至關。則為之告。有

夫里之布考

地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

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飾財事。貢器物。任商

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

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

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不樹者。無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國中王國之內也。何

氏曰在市之屋為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者不種桑麻也。罰之  
 使在里之屋為里。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夫三為屋布田而不耕者  
 使布所以勸織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無九職  
 粟所以勸耕也。三事者游惰之民也。夫征者百畝之稅也。家征者出十徒直輦給徭役也。游惰之民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以時徵其賦。數者之賦徵之必以其時  
 所以勸其勤生也。家征即力役之征。夫征即粟米之征。里布即布縷之征。○按周禮定不毛者有里布。無職者出夫布。布泉也。它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無常職者亦似出一夫口稅之泉。是明有夫布里布集註以夫家之征當之。豈晦翁未知深考耶。

矢人考

考工記 矢人為矢。鏃矢。莛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筥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辨。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辨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琬。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擣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

殺畢咏歎  
 二句咏畢  
 又敘豪宕  
 不拘奇哉

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桌  
 弗矢當作殺殺矢當作箭蓋傳寫之誤也鏃矢殺  
 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  
 後以鏃在筈首差重也兵矢潔矢以五分均之二  
 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弗矢以七分均  
 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  
 一者筈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  
 羽者六寸也以筈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  
 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此者  
 筈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  
 夾其比而設其羽者置羽于四角也羽有三分必  
 居一分河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  
 亦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琬卽冶氏殺矢之制也  
 矢之筈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紆  
 者去不直也趨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  
 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  
 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凡太多則行緩羽大小則

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握之則  
 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筈之強弱  
 故相筈之法欲生而搏取其外之圓也竹之圓既  
 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疎  
 者用之節之疎既同則擇其績栗  
 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附射矢說

韓詩外傳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

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  
 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柘駢  
 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  
 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

莫邪雖利、莫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  
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  
此皆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commentary]*

函人考

考工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

音注

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

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

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之

道、音注 眡其鑽空、欲其密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

其直也、音注 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

其無斷也、音注 眡其鑽空而密、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

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

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為一札。革堅者札長。犀甲以牛皮為之。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甲以虎皮為之。六節相續。用之可歷二百年。合甲削去皮裏之內。但取其表合之為甲。五節相續。最為耐久。可歷三百年。容者人身之大小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上旅。腰以上也。下旅。腰以下也。重若一者。上下等也。長與圍等者。欲其相稱也。煨煉革也。擊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而為孔也。窻孔小貌。孔小則堅而難壞。裏者革之內也。易治其穢惡也。治去淨潔。則更變其材。朕縫處也。直無斜曲也。縫路皆直。則制竹之善也。卷而藏之。易于約束。是制作密緻而周也。舉而起之。其制豐大。是札葉光明可觀也。若之。于身無斷齧之病。是于六便利也。屬注空孔。怨。齧。齧。齧。

弓人考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澗。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頽。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澗則審環。春被絃則一年之事。材雖美。治之必以其時。幹欲堅而正。澗故冬析之。則其勢和易也。角欲和而溫。

本足製一  
年始被弦  
乃到一句  
曰春被弦  
則一年之  
事氣不健

而健文不省而省

乘故春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散而靜緩故夏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至秋成而合之則其質浹洽而不相離也寒則膠堅納之槩中以定往來之體則張之不復有流移也大寒水堅之時析其漆澆雖其乾稍遲而漆愈老則堅固也漆其四邊可以回環而審定也被絃于春俟一暮之久而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後可用也

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使之屬利射便以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

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三均角者故不用灑此下皆說弓表裏漆紅之文和調擊拂不勝幹幹摩拭塵也人之志慮有緩急故制弓者必因之也其示勝筋謂身肥而短其性寬以舒于是則危弓為宜危弓者發之三均又之剽疾者也其身瘦而長其性剛而急于是則安弓為宜安弓者發之舒徐者也人與弓矢俱緩則矢行不速其中物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不能以必中故為弓者必在損其贏以濟不足而已

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射深大和無灑其次筋骨皆有灑而深其次有灑而疎其次角無灑合灑若背手文角環灑牛筋蕢灑麋筋斥蘄灑和弓擊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太和九和之弓弓之最良

夾庾之弓也。其弓必勁，故可射侯與弋。弛時曲，張時  
 弦長，是王弓之屬也。其弓必緩，可射革與角。而凡張  
 弛之時，其曲直之體相似，是剛柔得中也。其中必  
 深，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其次筋角皆有漆，但  
 深在中央，而兩邊無也。其次兩邊有漆，但疏而不皆  
 有也。其次蕭頭及背有漆，但隈裏無也。弓表裏合漆  
 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角環濶者，謂隈裏漆文如  
 圓之圓也。黃菜實也。牛筋之漆，如麻子文也。蠖屈虫  
 也。若川糜筋，其漆如斤夔之文也。詳察日覆，極善曰  
 至。角獨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弊者也。角幹  
 俱善而筋獨未善，謂之侯弓。可以射侯者也。角幹俱  
 善而筋亦善，謂之深弓。言射遠而中深也。又按考工  
 記，三十二官之中，惟弓人為獨詳。蓋弓之為用甚大，  
 古人以射御書數並言之，非特兵家所用也。故其言  
 之詳。

耕稼陶漁考

韓子舜耕于歷山，歷陽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夫推  
 畔，雷澤之漁者爭坻，乃往漁焉。鮫人遯長，東夷之陶  
 者苦窳，乃陶于河濱。期年而器以利。

尸子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器。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

福。淮南子昔舜耕于歷山，碁年而田者爭處堯塙。以

封壤肥饒相讓。釣于河濱，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  
 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  
 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歷山象為  
 之耕鳥為  
 之耘蓋象  
 行必端履  
 必深耕者  
 法其端深  
 也鳥之啄  
 食務疾而  
 畏奪耘者  
 法其疾畏



取善疏

陳賁 頑嚚相加。儼然風霜之玉就。取父母以為師也。  
裳曰

傲悖與居。助我手足之切憇。取兄弟以為友也。館甥之秘。傳我以道。而誨我以言。取堯為性命之教首也。臣隣之屬。賡其所颺。而愈其所昌。取百工為功名之交資也。而且無若丹朱。鑑覆車也。蠶茲有苗。美藥石也。唯帝時克。奉耆龜也。耕稼問諸稷。陶問諸共工。漁問諸朕虞。嘉三益也。任一非取諸人者哉。

天時考

金氏 天時者十干十二支五行生尅之數。天德天刑

之殊。太史卜之。背孤擊虛。依旺乘相。若風吹南北而知歲聲。月宿箕翼。而知水因是也。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  
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  
此六神為戰主。孤虛即空。凶相者旺之次也。

劉子 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

地利考

孫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

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

散地。士卒內顧心易散也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

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

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入

人之地。深背城邑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

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

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

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交。交地

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

死地則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

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

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

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而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

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

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

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

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

草也視生，生陽也處高，戰隆無登。無迎也此處山之軍也。絕

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

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前向水后

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

若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

之軍也。平陸處易，有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

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

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取也。

上雨水洑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

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

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者，

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此以下皆敵情近而靜者，恃其

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

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

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  
 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  
 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  
 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退半進者，  
 誘也。伏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追  
 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  
 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  
 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  
 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  
 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  
 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兵部  
 卷之十一  
 三

人和考

孫為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  
 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  
 子故可與之俱歿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  
 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用知吾卒之可  
 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  
 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  
 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  
 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

始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

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歿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

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歿之計投之無所往

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

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讐

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

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齊勇若一政之道

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

不得已也。齊一將軍之事。靜以齒。正以治。能愚士。奪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机。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衆。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父召君召考

郭氏 禮玉 齊公藻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于君命者也。君召臣有二

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隨事緩急急則二節緩則一節也

齒尊考

景丑氏 陳臻 俱禮祭 義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

孔距心  
臥龍  
王驩  
克虞  
俱無考

蓋考

地理志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羸考

羸齊邑今泰山羸縣

子噲考

子噲燕易王之子姬氏召公奭之後也

通考初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于齊而

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王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燕人恫怨百姓離意齊閔王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乃反攻太子平將

軍市被歿以殉，因構難數月。孟子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歿，齊大勝。燕子之亾，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王、會、不、知、如、國、事、外、下、午、之、三、中、四、大、國、諸、人、曰、不、謂、其、四、國、是、王、制、四、下、午、之、三、中、四、南、而、許、王、也、蓋、燕、王、會、問、曰、齊、王、其、將、何、禮、曰、不、謂、王、以、禮、也、

管叔以殷畔考

大誥

武王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遂與武庚叛。武王命周公東征討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

王遂喪而不少，銜也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

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愆大功。予不敢閉于天

降威用。若涉淵水，心之憂懼，冀其事之必成。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



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子豈敢閉天之威用而不行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寶龜可以介紹天命定吉凶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其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蠹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予復反鄙我周邦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亾之敘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

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我周邦也今蠹今翼日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徃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言

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

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亾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

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

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子

達卜而勿征乎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白也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

不

成乃寧考圖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

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大艱者遺投于我之身于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爾等當安我日無勞于憂誠不可不已、予惟小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

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弼我不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望而有天下亦惟卜用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

卜是用而我獨可廢卜乎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不可違也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

王若勤哉、天闕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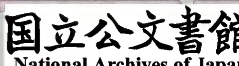
其、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

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

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專呼舊臣而告之日爾惟武王之舊

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寧人武王之大臣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成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四國勤恣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美而畢之乎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



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言肯我之欲往我亦謂基事之難而日思之矣蓋武

王定天下立綱陳紀今不能討平三監以終其業若作室者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

况肯爲之造屋乎若耕田者父既反土而苗矣其子必不肯爲之播種况僕其成而刈獲之乎爲其子者

如此則考翼其肯日我有后嗣而不棄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其太命乎

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謂人之臣僕也言父兄有友攻

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

御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天降戾于周邦惟大猷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

知天命不易

肆哉欲其不畏縮也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小人

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成以克商受爾于是特不敢違越武王法制而憚征役矧今武王歿天降禍于

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

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

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嘗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

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

詩國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

人斯，亦孔之將。東征之役，必使四方之人一歸于正，而後已。彼其心不為一身一家之私。

哀我人斯，豈不大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隳。

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

東征，四國是遘。固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美也。周公以

義而致人于勞，軍士亦能以義而自致其勞。哀之一

字，見古人用兵不得已之心矣。

言考太公金匱諸書，紂之末年，八百諸侯請武王伐

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武王欲止，太

公周公贊之，既克殷，封武庚為殷公。武王顧管叔曰：

存殷者其子哉。故使監殷，然則叔不獨為殷忠臣，亦

未失為文之孝子也。又曰：武王崩，武庚行善，從之者

十七國。管叔使告周公曰：盍尊殷為天子，而周復為

西伯。公不聽。管叔遂率蔡霍從庚伐周，以復殷為名。

周公東征，與康叔夾攻之。然則從者十七國，當時所

謂頑民也。行善稍強，所謂小腆，紀其敘也。尊殷為天

子，所謂復反鄙我周邦也。叔之欲存殷，非自成王時

當武王之日，已侃侃此心矣。

蘇子論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于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

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處于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事殷。君臣之道、豈不

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茅氏曰。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之公。而其援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者。以按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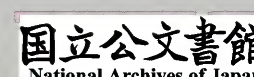
其而不又又以其林而書以故以是王亦  
其其子之而與以其其而於果其善之而及以  
案丑曰午觀之備在王無非天不萬世之公而  
與以想之也豈知王之意若若曰知王非聖人  
固外之若其其夷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家世世未盡然也三公天下不其二其不其  
其理天不六百半得聖之其六其其其其其  
不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魯繆公考

魯繆公名顯元公之子其公之孫也  
元公在位二十年卒繆公即位元  
公儀外為政泄  
柳二思為臣

繆公問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  
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彼思舜禹之  
子其父非弗欲其有述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  
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飭之教非彼所得言  
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  
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

盡子去齊  
考 史稱  
孟子兩去  
齊先在宣  
生九年後  
致為臣而  
歸則潛王  
嗣位之初  
也  
時子  
陳子  
子叔疑俱  
無考







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commentary]*

申詳考 魯人子張之子

孔叢 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衛公叔文謂申詳子之。子木。

曰、吾與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于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于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之徒、好飭美辭、相人詹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走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如



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  
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  
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申  
詳問于子思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稷至武  
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而殷人獨  
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狄人攻太王，太王不忍  
殘民，遂杖策而去，邠人奔而從之，一止而成三千乘  
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承其  
業，廣其基，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世子考

禮記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  
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  
敬其溫文。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立太傅、少傅以  
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  
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天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  
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  
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皆



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六儀。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

他日之謂也。人謂世子為君子者。蓋言其有德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

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

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

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于伯禽而教成

王是迂世其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

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

能泄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

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君子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天下之大行一

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

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一物與國人齒讓之事也。三善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書若藥不瞑眩

說命上篇

見後傳說考全

公明儀考

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門人。

禮記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何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于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子張有父之喪。

公明儀相焉。問稽顙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先加禮于人而后盡。稽顙而后拜。頌乎其

至也。哀常在于親而敬。三年之孫。養而謂之者。暫施于人為自致

子張歿。公明儀為志焉。志記識也。褚幕丹楨。褚者

之物大夫以下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歸。故特為褚不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楨之布

為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又于褚之四角盡蚍蜉之形

此殷禮士。墓飾也。長所言之意亦不

居廬考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廣大非七月不諸

侯五月。同盟至。同方岳之盟其地漸。大夫三月。同位

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外親至近故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凶。非喪事不言。

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倚廬者于中門外東墻下

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也。苦草也。寢苦臥于苦也。枕凶

枕土塊也。宮之者廬外以帷幃如宮墻也。禮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幃也。

考  
庶定公  
庶方俱無

貢法考 助徹見前

書禹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上中下也

成賦中邦。五百里甸。田賦服力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也二百

里納銍。刈禾日銍三百里納秸服。半藁去皮日秸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甸服之制遠者漸輕五百里侯服。甸服之外以封諸侯百里

采。內臣之祿二百里男邦。小國內附三百里諸侯。大國外列五百里

綏服。撫安之義三百里揆文教。治內用文二百里奮武衛。治外用武

五百里要服。要約之義三百里夷。其俗簡易二百里蔡。放置罪人五

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又遠干蔡

詩書爾于茅 四句 幽風周公告成王之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

替矇朝夕。輒以告之。維彼七月。斗柄建中。火星下而西流。至乎九月。霜始寒。故長者授衣于家衆。

之日。膚發。二之日。栗烈。蓋以一陽月之日則膚發而風寒。二陽月之日則栗烈而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于秋。其為衣之預也。三

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迨夫三陽月之日。則往彼田廬。以修其田器。四陽月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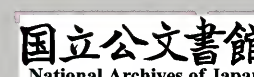
則。卽彼南畝。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斯時也。壯者既出。而在田。老者率彼

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彼治田蠶而用力齊。故田峻勸農之官亦至而喜之也。是

收。成雖在乎秋。而力農則在乎春。其為食之預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自備

鍾惺曰各 草紀月分 有複有倒 有錯有直 言有預言 有追言其 法出沒藏 露莫可端 委非聖手 不能

京師百貨 所逐制名 甸服示務 本也



其西山曰衣之事而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農者示食詳言之

爰求柔桑衣出于蠶也當春之時女執懿筐遵彼徑之微行爰求其始生之柔桑以飼夫蠶之

之而無一初生

春日遲遲采蔡祁祁及夫春日遲遲之景蠶有生而未齊者宜啖以蔡也

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以啖夫蠶之未齊者焉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人不力乎然此治蠶之女有連姻公室感時而有傷悲之心蓋以桃天之會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兄弟矣邠人之告成王因時治蠶而

見于詩有所感如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為衣之預不止此當七月流火之時是歲蠶績既成矣來歲治蠶之具不可緩也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則收蓄之以為曲薄之用

無逸帝王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采桑以供蠶食桑之大者取彼斧斯以伐夫遠治蠶之月

揚之枝桑之小者惟取其葉而存猶猶之條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至于七月鳴鵙之候麻已漸熟矣及八月可績之時則又載績其麻以為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凡此蠶績所成者從而染之有玄有

黃而赤色之朱猶為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將獻之干上以為公子之裳且得以表其奉上之誠矣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然邠人之禦寒豈特備衣已哉時維四月陽極陰胎萋草感陰

氣而先秀五月陽退而八月其獲十月隕穉八月其獲十月隕穉八月則四時生

際進蜩感陰氣而先鳴而萬物收功禾之蚤者可獲矣十月則純陰一之日

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禦寒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之日

彼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猷獻

豨于公又于二陽月之日竭作以狩以繼于貉之武功所獲有豨之小者則私之于已有豨之大

織女耕桑  
勞勤之狀  
作為歌詩  
繪為圖畫  
揭之宮掖  
布之戚里  
庶幾人主  
不忘小人  
之依而眾  
宮嬪御外  
戚近屬亦  
知衣食所  
自來而不  
施于淫侈  
之習也與

者則獻之于上而○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豈特周于蠶績狩獵之務已哉彼氣候以時而遷故五月斯螽始躍而以股鳴六月化為莎雞能飛而以

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莎雞也至穹室熏鼠塞向墜戶

夫暗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故于室有隙也從而室之隙有鼠也熏而去之向在于北則塞之戶在

于南則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于是老者語

改于十一月之時今當十月歲將改矣六月食鬱

及奠七月亨葵及菽自備食之事詳言之六月八月剝

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實稻熟于八月之時剝之供邊

春酒以介脗壽以之供老疾奉質祭于以介助七月

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茶薪槁至于七月瓜可

斷也九月有麻子之苴有苦菜之茶則拾苴采茶焉有惡水之槁可備爨燎則取之以為薪焉凡此皆物

食我農夫以之供少壯為日食之○九月築場圃十

月納禾稼然不惟飲食適豐儉之宜而且農圃極憂

稼從而築為場以為收成之地十月禾黍稷重穆禾麻

菽麥不惟有黍稷也日重日穆無不有焉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禾稼既納于是遂相謂曰我

上入都邑而執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尚其

治乎宮室之事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尚其

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  
先熟曰穆



取茅以為覆蓋之具夜其絞索以為其始播百穀

束茅之資亟升其屋而治之可也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農事方終而即慮其始如此

三之日納于凌陰然邠人不但有如此之憂勤而且

氣方凝鑿冰于山三陽之日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風未解凍納于凌陰之水室蓋四陰之月君將蚤朝獻羔與韭而祭司寒之神啓水而薦寢廟以節陰而輔陽可不預藏之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九月氣肅霜降之候十月我稼既同

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蓋歲晚務閑故將獻此朋酒殺是羔羊躋彼公堂

之上稱彼兕觥之爵以祝吾君享萬壽于無疆邠人之俗如此

龍子考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古賢人也

列子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

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

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

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

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滅盛衰利害

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事親友御妻子

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

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

脩行人但得如此便成佛矣却非強制所能

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不刑一人、而天下治、何明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雨我公田

小雅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

公卿以一成之地為田九萬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其稼甚多

故于今歲之冬釋來歲之種戒來歲之具

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既備治田之事以向者所戒之覃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谷而備

布之大、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耕勤而種時故百谷之生皆直而大所以答土

女充國用者不有以順曾孫之欲乎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苗生之始既方而孚甲始生既皂而甲合將實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穡、

是必除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

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穡禾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惟願田祖之神為我

農田考  
周禮天官  
草人掌土  
化之法以  
物地相其  
宜而為之  
種凡糞種  
用牛羊豕  
六之類皆  
焚其骨為  
灰以漬其  
種或用糞  
者燒麻為  
灰也

持此四重而付之炎火之中耳。○有滄萋萋興雨祁祁又願天眷君德雲興之盛

雨降之徐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于以雨公田而吾君厚享其利遂及我之私田而吾

民亦蒙其澤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穉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由是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不及歛穉之束彼有遺棄之禾

亦得取之以為利焉豐登之慶如此。○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曾孫省歛者也農夫與其婦子饁彼南畝

之穫者而田峻亦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

享以祀以介景福曾孫之來非徒省歛又禋祀西方之神而賽禱之以其騂黑之牲與

夫黍稷之馨以享以祀報其成物之功神格其誠於必亦以景福而公卿之貴田峻之富其永膺矣

庠養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

十養于學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

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

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

虞庠凡養老五帝憲法其三王乞言五帝憲養氣

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

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按養老之禮乘輿

明堂位云禮記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  
序夏后氏之序也  
警宗殷學也  
頌官周學也

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饘在後。亦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序序學考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子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校教考

制王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諸侯曰頴宮。司徒脩六禮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

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

德。簡不肖以細惡。此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者也。命鄉簡

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善習射。上功射

中為上故習鄉上齒。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率教之人得于觀

感改過以從善也。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左右對移庶几其變也。如初禮

不變移之郊。在鄉界之外。如初禮不變移之遂。遂又遠于郊。如

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

徒。才德穎出者曰秀士。曰選士。選而用之。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免其

徭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成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此以下言國學。順先王詩書禮樂即四術以造士。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皆樂官。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移名于司馬曰進士。言可進受爵祿司馬辨論官材。司馬掌爵祿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使之以任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國學考

禮周大司徒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歿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春秋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殷學名書在上庠。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

載告。

禮記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

而問道。

禮記

而問道。禮記。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

而問道。禮記。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

而問道。禮記。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

而問道。禮記。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

井田考

漢食貨志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

地著為安土也。

故必建步立畝。正

井田始于黃帝經界

如井字后世號為井田

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

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

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

而平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

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

也。鳥鹵之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

不生五穀也。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衡虞雖

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取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賦共車馬甲兵

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

之祀。天子奉養。諸侯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

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令習事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

災害。歲力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

行井田說

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歲歲種者。家百畝。一易之地。

可考。二百畝。再易之地。三歲一種。三百畝。則田上之肥瘠所

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

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

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

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

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

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



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其攷覈，而奸弊自無

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有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隳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

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

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况夫井田之制，溝澮洫涂甚備。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

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于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于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日期以數年。不用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朱子猶惜其有

志未就而卒。智不如區博遠矣。

### 神農考

神農姓伊祁。名軌。又云名石年。教民始為稼穡。謂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媯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承庖犧氏之木。以火德王。帝以茹毛飲血。非生民可久之利。乃教天下以耕稼。食穀。故神農氏號為炎帝。以火名官。乃斲耨耒耜。以教民耕。乃範金排質。以資民用。乃師于悉諸。學于老農。乃命赤冀為杵臼。乃命咸巫舉卜筮。乃命刑天作扶

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許行

陳良

陳相

陳辛俱無

考

犁之樂、乃命屏封作種書、乃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感受其寒。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績。人恭生、生各食其力。作蜡祭、歲報順成、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作醫藥以療民、俾無夭札。教人日中為市。

史記二  
皇紀

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益考

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識玄鳥

墮卵、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舜使贄禹、平水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是為伯翳、賜姓嬴氏、至舜攝堯政、乃命十二牧居官相事、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

益稷謨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

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進眾血味之可食者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食難于得食仍令鮮食

懋遷有無化居勉其有無相通變其居積烝民乃粒

禹謨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為天下君贊堯以勉舜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

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河考

禹貢淇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石山在太河東中流其形如柱孟地名津渡處也

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臯也北過洛

水至于大陸洛水屬冀州信都大陸屬冀州鉅鹿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逆河海水流潮而得各屬兗州入於海

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自積石導之由積

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十里而至龍門龍

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為雍

雍之西河言以河在冀都而東而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由華陰一折而東至底柱

冀之西故東而又東至于孟津自孟津而又東過于洛汭自洛

汭至于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為豫之南河又記其自

之南河充  
之東河做

東而北則由大伾而北過泲水又北至于大陸北而  
 又北始播為九河則為兗之東河于是九河又復合  
 為一流各曰逆河而入于海而河流于是乎終矣  
 河自北起至中國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北又自北  
 而入海大約始于雍經流于豫入  
 流于兗而廻環三折皆繞流于冀  
 龍門上下河行于山如壺口雷首梁岐諸山雖有疏  
 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  
 則厠之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  
 播之而為九河之經流曰徒駭禹復開八河以殺其  
 怒故曰禹不與水爭地  
 按中國之內冀有河患兗青有濟漯患六州有汝漢

淮泗患禹之能福中國功在先有以處河耳其處河  
 惟當事冀耳水不能為冀盡議留亦不能為冀盡議  
 去盡議留則帝鄉宮寢之所在無所獲其底績以居  
 盡議去則白壤田賦之所供無所資其灌溉以食所  
 以厠分為二渠北載之高地以入于海毋使過淫亦  
 毋使過涸若夫自大伾以東則斷不可復東也蓋東  
 即容濟漯且不給而又何以容河惟幸其勢猶可與  
 河俱北則遂從之乃河始僅為一後遂為九者既受  
 濟漯不得不多其支以相殺也自華陰而南則斷不

可復南也。蓋南即容汝漢淮泗且不給而又何以容河。惟不幸不能與河俱北。則遂別之。乃水究亦入海。令盡從江者。既殊南北。不得不借其便以相引也。

濟漂考

禹貢導沘水東流為濟。濟水發源為沘屬冀入於河。溢為滎。

屬豫東出于陶丘北。地名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

汶水出萊蕪縣西南又東北入于海。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

下始見。禹自其見處導之。自沘而下則伏矣。及其東

流為濟。濟乃沘之既伏而見者也。一見之后。遂西南

入于河。又伏于地矣。既入于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

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于地。乃復東出于陶

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荷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

濟水動疾故能出入地中入河辨之濟清沘河濁也為滎辨之滎流而滎滎地

復伏由是東北會於汝、又自北東而入于海、而濟水  
 于是乎終矣、濟水有四見、三伏、沅水在豫、濟流在  
 兗、曰滎、曰陶丘、曰荷澤、在豫曰汝、曰入海、皆在青  
 灑水支分于河者、與濟相近、在兗州、  
 許敬宗曰、濟雖細而在四瀆、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  
 獨能赴海者也、濟潛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汝考

汝乃入淮之水、當在泗與澠、派之間、在徐州、  
貢禹

漢考

漢源分而流合、  
漢源江功  
羽因也  
禹導蟠冢、至于荆山、至于大別、蟠冢導漾、東流為  
 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  
 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漢之源為漾、發源於  
 蟠冢山、禹自蟠冢導之、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  
 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之山、南入  
 于江、于是江漢合流、滙澤而為彭蠡、東流為北江、而



入海而漢水于是乎終矣、而漢水發源于梁、經流于荆、入海于揚、

漢水發源

禹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胎簪

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由是而東會于

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

泗考

高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

入于淮、淮發源于豫、會泗沂於徐、入海于揚、

禹貢江、淮未通、至吳王夫差與晉會黃池、據築堤壅水以行舟、然後江、淮始通、其實江北、淮在地高于上、雖則通道、原未合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風俗江貢也

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又東至于淮、

又東至于海、

東進北會為滙、

淮考

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出胎發  
山至桐栢之間始大禹自桐栢導之由是而東會于  
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于海而淮水于是乎終矣

泗考

泗水出陶山陪尾東南而  
出高干土輦限  
樂與擊水心行其然發其欲飲其實氣北其  
禹貢武載未而空其王夫美與晉會黃山

江考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風俗通江貢也

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

并松江為三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岷山在蜀沱江之別流于梁者

又東至于澧

水過九江九江即今之洞庭也

至于東陵

東陵巴陵也

東迤北會為滙

滙澤即彭蠡

東為中江入于海

水經注云江

出岷山其源若甕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

禹貢汭于  
淮海達于  
淮泗江未  
嘗有達淮  
之理自吳  
至夫差掘  
溝以通于  
晉而江始  
有達淮之  
道孟子云  
排淮泗而  
注之江其  
誤指夫差  
以為禹跡  
也歟禹貢  
不過數千  
言而千古

言地理者莫不于此取質且也州不係于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違也

洛水合東北至邑郡與涪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今潤州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孔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泛小杯也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楫。不避風。不可以涉。江水發源于岷山禹自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行迄遷與漢相會共滙為彭蠡而東出

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于是乎終矣江漢皆發源于梁經流于荆入海于揚

按荆揚之水江漢為大兗豫青雍之水河淮為大江之導則白岷山而下歷沱澧東陵之地會而入于海淮之導則白桐栢而下歷泗濟沂汶之地排而入于海河之導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疏而入于海漢之導則自蟠冢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于海水條分則流而合併于冀豫之間者宜疏水洗發則通而沉滯于青

充之間者宜淪。水迅則勢不停。稽緩于荊州之間者宜決。水別則勢不擾。溷淆于徐揚之間者宜掛。水無所受則強。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滙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滙焉。故宜注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稼穡考

呂氏春秋

一曰任地。后稷曰。子能以窒下為突詩乎。子能

藏其惡而揖之以陰澗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

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母溼延生也

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和風子能使藁數節成谷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

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

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瘠

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剛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瘠

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耨。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耨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五時五行生殺之時見生而樹。生見歿而獲歿。天下降也時地生財。不與民謀。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

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悵。逆之民既悵。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一曰辨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玄而疏者為其寡澤而後沾。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耨小畝。為青魚肚。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故晦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凡禾之患。不俱。

生而俱歿。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歿扶蘇。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蘇。則多糝。瘠而專居。則多歿。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為寶。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疆。殞氣不人。身無苛歿。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契考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封于商。賜姓子氏。以玄鳥生子故謂之子氏契興于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佐夏。功著于商。四傳至冥。為夏司空。勤于官事。歿于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歿是也又七傳至天乙。是為成湯。遂伐桀而有天下。

舜典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禹之功最大故踵舜  
 以興身有天下稷之后為成周亦有天下契之後  
 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周又最多者何也開  
 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其萬  
 世道學之祖乎故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  
 而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  
 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  
 為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  
 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

及乎

司徒考

舜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在寬、司徒掌教之官、徒謂萬民也、周禮地官司徒、帥

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惇典庸禮、使各順

義、磨使自得、左傳、鄉子曰、祝鳩氏、司徒也、祝鳩、孝故

其性謂之擾、為司徒舉

堯舜得人考

虞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受終告攝、詢于四岳、闕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

四方之視、听、決、官、闕四方之門、來天下之賢、俊、廣

天下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

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官、十二牧

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能者

擾而習之、原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惡、則不特中國順

治、蠻夷亦相率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



俞汝往哉

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

功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

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亂猾

中國故曰猾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

曰允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者大辟棄之于市

宮僻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五等象刑之當

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

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又

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

也服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

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曰俞往欽哉

與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三敘次百神之官

而專以秩宗名之者以宗廟為主也人能敬以直內則其心潔淨可以交于神明矣帝曰夔命

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胥長也自天子至卿

大夫之適子也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

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

聲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

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

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侵亂其倫次可以

奏之朝廷薦之郊廟三神人以和矣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聖疾殄絕也謂傷絕善人之事也納

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后入則邪僻無自進

而功緒有所稽矣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

時亮天功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三考九載

也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此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

七

益穆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以教汝

翼子欲宣力四方以政汝為子欲觀古人指黃之象

日月星辰取其照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虫雉取其文作會六者繪于

上宗彝祭祀之鼎飾虎藻水草取藻火取明粉米取養黼取斷黻取

辨取絺繡六者繡于下裳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顏料施于繒帛作服衣裳

汝明別其差等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六律以和五聲被之八音在治

忽樂和則治否則亂在察也以出納五言朝廷所出臣民所納汝

聽翼為作股肱也明聽作耳目也總屬之禹一人子違汝弼正其失也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欽四隣敬四者之職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不在

者之列候以明之射候以分別之撻以記之朴以示懲書用識哉紀

過欲並生哉。欲其悔悟工以納言。樂官以所納時而

惡其言格則承之庸之。改則薦否則威之。禹曰

俞哉。此欲帝用帝光天之下。重華至于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賢足敷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三者舉誰敢不讓。相敢不敬應。應帝不

時。不以敷同日奏罔功。遠近率為謏慢。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不休罔水行

舟。事不順理如明淫于家用。殄厥世。絕堯予創若時

以朱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方四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不顧惟荒。六度相土功弼成五服。輔帝以成何侯至

于五千。相距州十有二師。佐州外薄四海。九州咸建

五長。每方各各廸有功。內而州師侯牧外而五苗頑

弗卽工。帝其念哉。苗之未化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

敘。天下之遵我教者由汝。臯陶方祗厥敘。頑而未化

禹治水之功次第有成方施象刑惟明。當其罪也

五等之刑方施象刑惟明。責望于臯

正等之既 衣賦象既卦也 貴望于肆 當其罪也 以言明試以

天不之與 葬者由也 阜國衣既既也 音婚承其 應而未也

兼明工帝其念也 苗之未也 帝曰既既既也 苗既

正也 立正人 每衣谷 谷既亦也 內而既 禱於快而正 苗既

千正千 繼也 惟十百二禍 卦也 衣既四載 其既 既數

其千 下也 葬菜 元 與 士也 既既正也 葬要菜之備 葬以如也 至

孔子沒考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寅孔子生七十二歲卒在魯哀

公十四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

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舍以踈米三貝襲衣

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

綦組綬桐棺四寸栢槨四寸飾棺墻置罍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

備古也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

聖人之葬人與 聖人葬人則事 皆合禮可觀也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蓋謙言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四方

而見若坊者矣上下旁殺而南北長見若覆夏屋者矣旁廣而卑見

若斧者矣上狹如刃從若斧者焉上三者用力多而難成馬鬣封之

謂也肉薄之形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三次斬板即已封畢尚行

夫子之志乎哉一

其于之費公西赤筆幣蓋謂今日則米三月樂

六十四年四月廿五日命今之二月十八日也

周靈王二十一年秋實其于主于十二歲卒亦

出自幽谷

詩小雅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丁丁鳥嘒嘒嘒嘒和好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

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人誠能篤朋友之好則一理感通神之听于冥

冥者終錫以福使之明良會而上下交矣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

粢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使諸父適不他故而不來無使酒

食忘設而于諸父有弗顧也於粢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

諸舅聚異姓之樂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

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召朋友同儕之兄弟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

彼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愆耳

有酒

涓我無酒酤我

故我于朋友有酒我則從而酤之

坎坎鼓

我蹲蹲舞我

坎坎然而有聲擊我之鼓也蹲蹲然而有容舞我之舞也

迨我暇矣

飲此涓矣

但及萬幾之間暇則飲其酒以相樂庶朋友之情篤耳

其言會而土下矣

其言會而土下矣

坎坎擊鼓

坎坎擊鼓而舞也

其樂矣末其文

其樂矣末其文

其樂矣末其文

戎狄是膺

魯頌美僖公脩廟而修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

深闕之宮恤然清靜下而盤基鞏固上而結構礱密所以奉神

靈而崇孝者在是矣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魯本于周周本于后稷而后稷之生乃由赫赫姜嫄其德正直

而不同邪是以上帝眷念之使之無災無害終十月之期而生后稷焉

降之百福黍稷

重穆植穉菽麥奄有下國

天生聖人爲生民粒食計于是降之以百福堯舉以

爲農師封之于郅而奄有下國之大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

有下土

稷乃以天之所降者播之于民莫不奄下土而徧種之

績禹之緒

黎民尚阻飢也今后稷之功小有以績禹之緒者乎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屆

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致天命絕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

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皆曰此舉也敦商之

旅克咸厥功武王奉行天討而此治商之旅咸有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成

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非

世其報不可也我其建爾元子伯禽俾侯于魯而膺

列爵之榮大啓爾宇而地擅百里之富使之乃命

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曰僖公者得襲先世之休

而承郊廟之祀建車上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致敬

之龍旂御六轡之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于廟也

則禴祀蒸嘗無懈怠也禮儀品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物無過差也所以享親者誠矣享以騂犧其致敬于郊也則王以皇皇后帝配以皇

者誠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

而載嘗夏而福衡然廟祭所獲之福何如福衡所以

止觸者秋而再舉夫嘗夏則福衡

牛角禮白牡騂剛祀周公以白牡祀魯犧尊將將毛

之豫也白牡騂剛公以騂剛禮之別也犧尊將將毛

魚載羹籩豆大房犧尊以載酒則將將而嚴正以至

其陳而祭品無不周籩以盛果核豆以

盛菹醢大房以載牲體而祭器無不具

萬舞洋洋

言

其舞則羽籥以象文于戚以昭武萬舞洋

洋而可觀矣夫禮備示和樂以祀先如此

孝孫有慶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東方魯邦嘗為吾君之奄有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又得三卿之壽考者以為之輔。公車

千乘、朱英、綠勝、二矛、重弓。吾願不止此也。彼有田必

馬則千乘焉。且其在車者有朱英以飾矛。公徒三萬

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有車必有徒。公車千乘而為徒

以飾冑有朱綬以為烝徒之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

承。以此而虜我狄、懲荆舒、孰敢有禦我者。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故今廟祭一舉

得壽考之臣相與為公用矣。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近海之邦及彼

之禮莫不率服而順從。魯侯之功。則先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

保有鳧繹。鳧山屹乎兗之東南、繹山鎮乎鄒。遂荒徐

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

諾、魯侯是若。神之錫君如此。一天錫公純嘏。吾君嘗致敬于

純全之福。詹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見侵于

頓復周公之舊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與未告



有、以身則獲乎燕安喜樂之休、以家則得乎令妻壽  
母之慶、在朝廷則宜乎大夫庶士之心、在邦國則  
侵地復而四、既多受祉、黃髮見齒、天之錫君如此徂來之松、  
封其常有

新甫之栢、夫我侯致敬郊廟、吾固願其獲福之隆矣、  
而脩廟之事、何如或取松于徂來、或取栢

于新、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是斷之以成其質、是度之  
以審其宜、尋以較其長、尺

以紫、松栢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新廟成而偉觀奚斯所

作、然主是事者公也、而董其事者實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廟制深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將報  
德報功于無窮矣、不有以遂萬民之望乎

荆舒考

穀梁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

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羣舒叛之、

圖誌荆警也、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陽盛物、故氣

極急悍、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史記謂荆楚俗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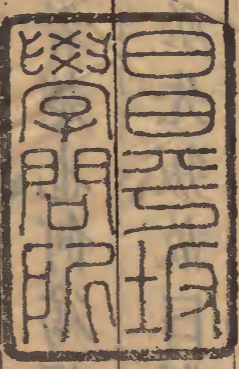
標勇輕悍、蓋有折本云、

墨者考

夷之  
徐楚俱無

韓非子 自孔子之歿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歿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

墨。



真珠船卷之十六終

真珠船卷之十六終

